



大白鲸·典藏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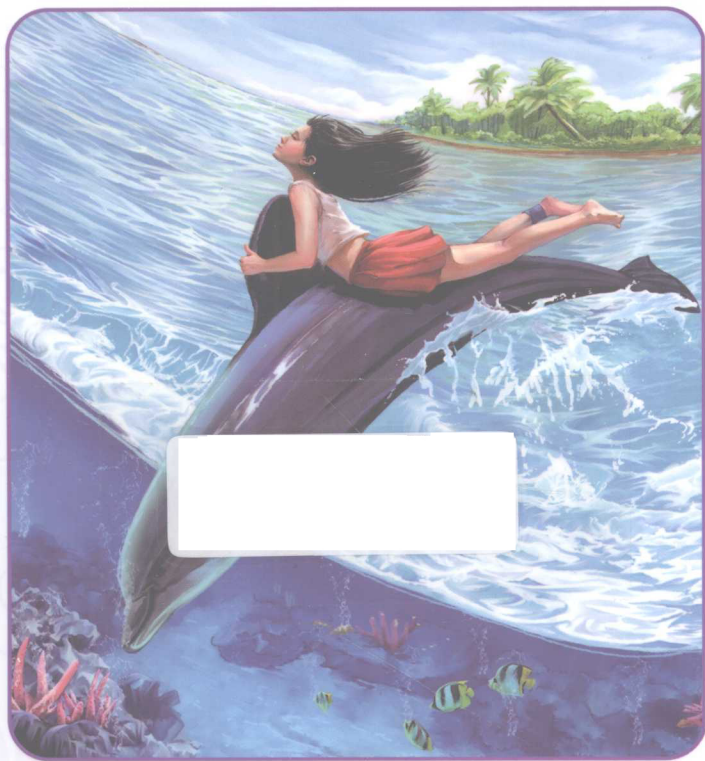
月光岛的故事



海洋科幻名家作品精选



金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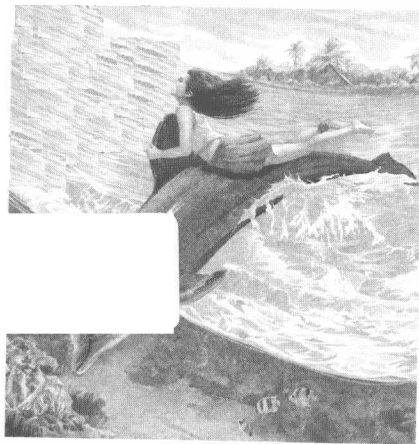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海洋科幻名家作品精选

月光岛的故事

金涛
著



大白鲸·典藏馆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金涛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岛的故事 / 金涛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6
(海洋科幻名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505-0887-3

I. ①月…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1758号

YUEGUANG DAO DE GUSHI

月光岛的故事

出 版 人: 刘明辉
项目负责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张 斌
责任编辑: 张 斌 周舒畅
封面设计: 对岸书影
封面绘图: 张晓明
插 图: 张思阳
责任校对: 檀 月
责任印制: 刘正兴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 83621171/83621075
传真: (0411) 83610391
网址: <http://www.dbjsj.com>
<http://www.dlmpm.com>
E-mail: zb@dlmpm.com
印 刷 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 mm × 220 mm
印 张: 12
字 数: 101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887-3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海洋科幻的新推动

吴 岩

海洋是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海洋控制着人类最重要的资源供给和运输通道，更调控着天气变化进而影响食物的产量。生活在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度，中国人跟大海的交往由来已久。对海洋神秘辽阔的讴歌，跟对海洋变化万千的慨叹，早已交汇成一幕幕壮丽的音画。在所有这些关于海洋的抒写中，科幻文学无疑是最鲜为人知却最充满内涵的领域。

早在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家就已经开始海洋故事的创作。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中，就写有乘坐潜艇下海观察洋底的精彩段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直接描写了发生在未来的一系列海战。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国科幻文学几经起落，但海洋题材的作品时有出现。这些作品中，人们将对生活的渴望、对发展的渴望聚焦于海洋，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给民族带来更多亲近海洋的机会，也会造成种种可能的前进障碍。海洋似乎成为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战场。

那么，中国海洋科幻小说具有哪些特点呢？

饱含着对未来海洋生存的多种憧憬，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特点。未来的海洋，将在人类生存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海洋是否会被人类“征服”？被“征服”后的海洋是怎样的面貌？在这方面，围绕着海上交通、浅海经济开发和深海生存等领域，众多中国科幻作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各种各样的海洋船舶，使中国人的航海梦想被激发，重新开启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各种海洋开发技术的变革，给未来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福利，也引发了灾难；潜藏深海的来历不明的生化基地，终止了我们亲近海洋的进程……至少对海洋科幻作家来讲，未来的海洋生存包含了美景，也危机四伏。

中国海洋科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充满了对亲近大海之人的崇敬和赞美。在这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作家就是郑文光。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海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简单的蓝蓝天空下的浩瀚大洋，恰恰相反，郑文光笔下的海充满了地方特色，这种特色既来自海洋本身，也来自滨海的人们。

将大海当作一种象征物来塑造，是中国海洋科幻小说的第三个特点。例如，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虽然表面上谈印第安人借助独木舟横渡大西洋，但内中暗示的则是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构造的当代史的不信任。逆袭过程的本身，彰显了另一种历史的存在可能。

我认为，中国的海洋科幻创作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设计极限。无论是近期未来还是远期未来，海洋科幻的题材都还留有丰富空间。近几年来，有关“一带一路”的构想正在从设计走向现实，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丝绸之路”，能带回遥远的丝路的激情吗？能带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吗？所有这些问题，都等待着科幻作家们踊跃做出回答。

为了全面回顾和展望海洋科幻的成果，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大连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海洋科幻丛书，我感到特别高兴。丛书中收集了新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科幻作家的重要作品。这其中的许多，我都认真读过且记忆犹新。我觉得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新世纪中国海洋科幻的繁荣带来新的推动，能促进全新风格和内容的海洋科幻不断涌现。

是为序。

2015年5月

目 录

月光岛 1

人与兽 85

冬天里的春天 143

月
光
島

啊，月光岛
你美丽又荒凉
想到你啊
我永世难忘又无限悲伤……

—

初秋的一个黄昏，落日余晖在大海的胸膛上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美丽罩衣，这时，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默默地沿着一级级的石条凳道，向月光岩的顶上攀去。他走得很快，不时地连蹦带跳，像只惯于攀山登岩的羚羊。很快，400多级石头台阶被甩在他的背后了。他在山顶上喘了几口气，钻进一座高高耸立在月光岩上的灯塔。不大会工夫，一道白光从灯塔顶部的玻璃窗孔迸射出来，在渐渐变得黯淡的海面和暮色升起的天空弥散开来，预告着黑夜来临了。

这个年轻人走出灯塔，伫立在离灯塔不远的悬崖边缘。他眯缝着眼睛，向落日沉没的远方凝视了很久。从那

灼热的目光和一双紧闭的嘴唇，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期待什么。然而在视线所及的海面，除了十几只在苍茫暮色中聒噪的信天翁，成双结队地在悬崖下的海滩附近徘徊，海上空无一物。不一会儿，最后一抹玫瑰色的晚霞余晖也从天际消失了。浓郁的夜色像薄雾一样，从黝暗无光的海面升起，迅速扩散到海岛上空，把一切都遮盖起来。年轻人这才失望地掉转头，从天际收回了视线，快快而返了。

他沿原路走下月光岩，回到他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临近海边、用就地取材的石块砌成的简陋石屋。他心烦意乱地闷坐在黑洞洞的房里，电灯也忘记拧开，就陷入深沉的思索中……

他叫梅生，四年前从东南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化学系毕业。这个当年全校数一数二的高材生，按理说该是海洋科学院或者别的什么研究机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生活偏偏喜欢捉弄人，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毕业那年夏天，一场比12级台风还要猛烈千百倍的政治风暴，从东到西，从北向南，汪洋恣肆地席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风狂雨猛，浊浪排空。风暴所及之处，科学的殿堂倾毁坍塌，实验室的仪器、器皿被击成碎片，那些凝集了科学家心血的研究课题被冲天的海啸顿时吞噬……梅生这个毫无生活阅历的年轻大学生，像初次出海的水手，驾着一

叶四处漏水的独木舟在狂风恶浪中挣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比起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人，他毕竟幸运得多。就在他惊魂未定时，不知来自何方的一股洋流推动他的小舟，把他送到荒凉的月光岛上，从此他开始了灯塔管理员的生活。

他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是个孤儿，从小失去双亲，也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是人民用乳汁把他哺养成人的。在旁人看来，月光岛上灯塔管理员的工作比起囚犯好不了多少，这里缺乏起码的物质生活和文化娱乐，和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每隔半个月航运局给他送来粮食蔬菜的运输船。然而奇怪得很，他却深深爱上了荒凉的月光岛，也很满意分配他干的这项工作。

他是个天生喜欢和大自然为伍的人。刚来的那些日子，他简直像个头一回逛动物园的孩子，成天在岛屿周围，在丛林密集的山岩和洁白如银的沙滩上跑个不停。他不知什么是疲倦，一会儿像条梭鱼，划开碧蓝碧蓝的海水，遨游在绚丽多彩的海底；一会儿像条懒洋洋的海豹，仰卧在灼热的沙滩上，让热带的阳光炙烤他那古铜色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皮肤。他还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勘探了岛屿的地形，不止一次钻进藤蔓缠绕、难以涉足的热带丛林。他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也是要对自己将要长期定居

的环境做一番认真的科学调查。他学过地质，月光岩裸露的岩层和海边礁石，瞒不过他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把调查结果详详细细地写入他的笔记。

月光岛——多么动听的名字！——是更新世时代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的产物，从岛上火山堆积物（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的结构和层次判断，它露出海面的时间不超过5万年。岛上的制高点——那座突兀高峻的月光岩海拔高度172.4米，是当初喷吐熔岩的火山堆。

岛屿面积为0.95平方公里，距陆地最近距离为11.57海里。植物种属估计近百种，主要为桃金娘科、棕榈科、兰科、大戟科、番石榴科。动物种属不详，待查。

岛上灯塔根据建筑标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东亚舰队七十五军团所建。

全岛算上梅生共有居民36人。岛屿西部有一座渔村，渔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是什么时候迁入月光岛的，没有人知道。最令人费解的是，渔村只有25个男人，10个女人，没有小孩，一个也没有，也许是由于这里环境艰苦，他们把孩子们安置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也无从证实。至于海岛东部，唯一的居民是灯塔管理员梅生……

不过，年轻的大学生安心在月光岛上生活还另有原因。他并不是那种性情孤僻、离群索居的人。在大学，他

活泼、热情的性格就赢得同学们的好感。他是足球场上一名能攻善守的中锋；航海俱乐部的每次舢板竞赛少不了这员猛将；新年联欢晚会，他那浑厚优美的男低音，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弦。然而在另外的场合，比如在本生灯冒蓝色火舌的实验室，埋头化学实验的梅生却判若两人。他勤奋刻苦，一丝不苟，深得生物化学家孟凡凯教授的垂青和赏识。他的毕业论文便是在孟教授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说得准确一些，这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一项科研课题。不幸的是，这项重大的科研项目刚进入实验阶段，孟教授就在一次意想不到的事件中身陷囹圄，至今下落不明。接着，梅生离开了大学，来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

气象学家发现，盛行在南中国海和孟加拉湾的台风，有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台风中心有个“台风眼”。尽管台风经过的地方是遮天蔽日的狂风暴雨，小小的台风眼却别有风光，依然是风平浪静，天晴日朗。在风狂雨骤的那些年月，月光岛正是这样一个平静的“台风眼”。

梅生始终没有忘记他和孟教授合作的课题。他打心眼里爱上了“台风眼”，爱上了这里的宁静和自由。的确，没有人愿意涉足这儿来过问他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人注意他这个游离在风暴之外的漏网之鱼。他虽然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他这个年龄应该享受的一切，却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可以在这里继续从事他醉心的实验。他在卧室隔壁一间堆放杂物的贮藏室里，精心布置了一个再简陋不过的实验室。几块木板钉成的操作台，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就是他的全部设备。月光岛种类繁多的鸟兽虫鱼，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实验材料。四年的光阴就这样流逝了，他忘情地从事这项课题的对比实验，积累了近千页的实验记录。他朦胧地意识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像黎明的曙光在这间陋室里快要诞生了。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实验被迫中断了，整整中断了半个月。梅生想起这些就有些恼火，白白浪费了15天的宝贵光阴。

他很容易逮住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金丝猴，那是半个月前发生的事。那天傍晚，他照例点亮灯塔，信步走下月光岩。当他走到离屋子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忽然听见房里一阵窸窣响动。起初他以为是讨厌的耗子出了洞，可是不对，一道金黄色的光在眼前一晃，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床上蹿上了桌子。他蓦地想起桌上有一盘刚摘的香蕉，也许哪个林中的小馋鬼闻到了香味，乘主人不在的工夫，偷偷溜了进来。想到这儿，梅生蹑手蹑脚走到窗前，猛地关上窗户。

嗨，他万万没想到，自投罗网的竟是一只名贵极了

的金丝猴。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毛茸茸的小馋鬼关进了铁笼。一个成熟的念头在他的头脑里油然而生，他决定在这只难以觅求的灵长目高等动物身上进行一次难度最大的实验。他记得有一次，孟教授用低沉的声调对他说：“记住，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揭开人类死亡之谜。一切动物的实验，都不能代替人体本身的实验。因此，我们全部的困难恰恰在于这点，因为我们很难实现人体的实验，这不仅要冒极大的风险，而且是科学所不允许的。”

“那该怎么办？”他询问自己的老师。

“我想，如果能用灵长目动物作为实验材料，我们至少可以接近真理一步。”孟教授深凹的眼窝里，闪动智慧的光芒，“这样的话，我准备下一步请你在我的身体上做最后一个对比实验，我相信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你……用你的身体？”梅生几乎惊叫起来。

“为什么不可以呢？每个献身科学的人都应该随时有这种准备。”孟教授的嘴角浮现一丝自信的微笑，接着他向自己的学生谈起人类历史上许多献身科学的大无畏的勇士，他讲到布鲁诺、富兰克林、居里夫人、塞尔维特……

孟教授的谈话对年轻的大学生印象太深刻了。为了做好这次实验，他花了几个通宵拟订了实验方案，对各种可

能出现的意外，都制订了应急措施。当他环顾井井有条的实验室，看见铺着白床单的解剖台和擦得锃亮的七拼八凑的手术器械，他仿佛置身在大学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了。

他把手伸进铁笼子，安慰忐忑不安的金丝猴：“别怕，小家伙，一点儿都不疼……”仿佛这只小动物真懂他的话似的。

接着，他走向屋角的一只木柜，那是贮存化学药品及各种试剂的专柜。他兴冲冲地拉开柜门，蓦地，他的手像被什么蜇了一下，很快缩了回来。他气恼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颓然地倒在椅子上。糟糕透了，实验必不可少的药品全部用光。甭说一只金丝猴，连解剖一只苍蝇也远远不够。他只好放下实验，掏出全部积蓄，给出海的渔民开了一张详细的、满是拉丁文的购货清单……

此刻，他的脑子里，仍在默默盘算渔轮返回的日期。不知过了多久，一弯新月从月光岩的顶端冉冉升起，水银似的月光穿过窗前一株棕榈树的扇形树冠，斑斑点点泻在床前的地板上。潮水也上涨了，喧嚣的海潮自远而近，在窗脚的礁石上轰然作响，仿佛憋足了气力要掀掉屹立在巉岩的石屋。金丝猴似乎受到了惊吓，发出“吱吱”的叫声。

“别闹，烦死了！”梅生嘟哝着，伸手打开电灯。

他取下墙上挂着的一件夹克，打算到东海岸的渔村探听一下渔轮的确切消息。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他盼望已久的喊声：“梅生——”

梅生撂下衣服，敏捷地奔到窗前，探头向外张望。

朦胧的月光下，一艘黑乎乎的船紧贴着窗下的石壁缓缓移动，像一只甲虫在波光闪烁的海面上划出一条长长的、清晰的曲线。船上有人高声唤道：“喂，快来！”

不错，是他们！梅生含糊地应了一句，兴奋地拔腿跑去。他听得很真，喊他的是那个浑号叫“海狼”的老渔夫。他飞也似的跳下门前的石阶，沿着坎坷不平的岩岸向前奔去。

渔轮乘着涌进海湾的潮水，在几株棕榈树的阴影里靠了岸。它熄了火，像跑累的牲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浑身颤抖。梅生的脚步渐渐放慢了，他有些纳闷，往日，海狼老爹总是把船只停泊在渔村那边，然后打发个人把东西给他捎来。可是，今天是什么风把他吹来了呢？……他来不及细想，海狼老爹已经迎上前来，把一只方方正正、还用绳子捆得挺结实的纸箱塞到他的手里。

“给你，”他嘟囔着说，“这玩意儿真不好买，跑了好几家都说没货，最后还是托我的表弟走了后门，到化工仓库里把药品配齐的……”